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三日星期四

下午二時三十分開始會議

出席者：

施偉賢議員，C.B.E., LL.D., Q.C., J.P. (主席)

財政司麥高樂議員，C.B.E., J.P.

律政司胡俊康議員，C.B., J.P.

李鵬飛議員，C.B.E., J.P.

張鑑泉議員，C.B.E., J.P.

周梁淑怡議員，O.B.E., J.P.

許賢發議員，O.B.E., J.P.

李柱銘議員，Q.C., J.P.

彭震海議員，M.B.E.

司徒華議員

譚耀宗議員

黃宏發議員，O.B.E., J.P.

劉皇發議員，O.B.E., J.P.

何承天議員，O.B.E., J.P.

鮑磊議員，O.B.E., J.P.

林貝聿嘉議員，O.B.E., J.P.

劉健儀議員，O.B.E., J.P.

梁智鴻議員，O.B.E.

杜葉錫恩議員，C.B.E.

陳偉業議員

鄭慕智議員

張建東議員，J.P.

張文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

馮智活議員

馮檢基議員

夏永豪議員，M.B.E., J.P.

何敏嘉議員

黃震遐議員

葉錫安議員，J.P.

林鉅津議員

劉慧卿議員

李永達議員

李家祥議員，J.P.

李華明議員

文世昌議員

潘國濂議員

唐英年議員，J.P.

狄志遠議員

涂謹申議員

黃秉槐議員，M.B.E., J.P.

黃宜弘議員

楊森議員

楊孝華議員，J.P.

黃偉賢議員

陸恭蕙議員

陸觀豪議員

胡紅玉議員

缺席者：

布政司霍德爵士議員，K.B.E., L.V.O., J.P.

李國寶議員，O.B.E., J.P.

倪少傑議員，O.B.E., J.P.

夏佳理議員，J.P.

劉華森議員，O.B.E., J.P.

麥理覺議員，O.B.E., I.S.O., J.P.

黃匡源議員，O.B.E., J.P.

鄭海泉議員

林鉅成議員

劉千石議員

梁錦濠議員

鄧兆棠議員，J.P.

列席者：

立法局秘書劉國康先生

總督彭定康先生根據會議常規第 4AA 條出席會議，向本局發表講話，並接受提問。

主席（譯文）：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歡迎總督。

秘書（譯文）：督憲閣下。

主席（譯文）：總督將會向本局致辭，之後，各位議員可向總督提問。

總督（譯文）：主席先生，我很高興有機會向各位議員匯報我上星期訪美之行，今次是我以香港總督身份首次訪問美國。一如以往歷任總督，無論何時何地，當本港的重要利益受到威脅便要加以捍衛，我認為這是我工作的重要部份。

現時在美國進行有關中國最惠國貿易地位的辯論，對港人極其重要。任何有可能損害本港兩個最重要貿易夥伴之間關係的事情，顯然會危害本港的重要利益。

因此，我要提醒大家我們與美國的關係是何等重要。美國是本港第二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僅次於中國。美國是本港出口貨品的最大市場，也是轉口貨品的第二大市場。該國也是本港直接投資及旅遊業收益龐大而又重要的來源。本港去年與美國的貿易總值達 2,850 億港元。現時有 15 間美國銀行及 21 間美國保險公司在本港營業，此外，有 127 家工廠由美商全資或部份擁有，為本港提供 23400 個職位。再者，大約有 900 間美國公司在本港進行業務。故此，港美之間的經濟聯繫甚為密切，我希望這些聯繫能進一步發展。我在訪美期間，除了強調延續中國最惠國地位的重要性外，我亦努力將這項關係的重要性盡量廣泛加以宣傳。

在美期間獲得盛情款待，令我深感欣慰。我發現美國人民不單止尊重香港，還對本港深具善意，我相信這種善意正好解釋為何有那麼多人抽空聆聽我代表本港發表的講話。我先後拜會了美國總統克林頓、副總統戈爾、署理國務卿華頓(WHARTON)、專責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洛德(Winston LORD)、財政部長 BENTSEN 及專責經濟政策的總統助理 Robert RUBIN。

在國會方面，我曾與 BAUCUS、BRADLEY、康奈爾(McCONNELL)及米徹爾(MITCHELL)等參議員和 FOLEY、HAMILTON、佩洛西(PELOSI)、PORTER 及 ROSTENKOVSKI 等眾議員進行磋商。我亦與由眾議員 ACKERMAN 擔任主席的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事務小組及由參議員 ROBB 擔任主席的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小組會面。此外，我亦向華盛頓的全國記者俱樂部、美國中美關係委員會、紐約的香港協會及其他不少人士致辭。在這些場合裏，我都竭力為自由貿易和延續中國的最惠國地位辯護。

我今次訪美之行可謂切合事宜。美國新政府和國會就最惠國問題將有所決定。我解釋了有關決定對香港的影響，並且申明假如不延續或延續時附加多項限制條件，將會嚴重打擊香港工人的就業和收入。假如美國拒絕延續中國的最惠國地位，我們估計本港可能損失七

萬個職位，而增長率亦會減半。我深信華盛頓方面現已甚為明白本港的情況，我們所關注的問題將是他們作最後決定時所考慮的一個主要因素。

在說過上述的一番話之後，我須向各位議員報告，我發現美國人士廣泛關注人權、開放市場及武器擴散等問題。我們不應低估美國對此等問題表示關注的程度，但我亦爭辯謂將貿易和政治結連起來是錯誤的。各位議員諒已知悉，洛德先生剛於上週在北京進行了一輪重要的會談，我們當然希望這些磋商是成功的。

昨天，本局議員通過動議，促請英國政府游說美國政府延續中國的最惠國地位。我們當然會將議員的意見轉達倫敦。我希望向大家清楚表明，在這問題上，英國政府一直代表本港積極進行工作，並且會繼續這樣做。上星期，當我進行游說工作時，亦獲得英國駐華盛頓大使及其下屬的鼎力支持和鼓勵。英國政府會繼續為本港據理力爭，但我深信我們必須繼續爭取無條件延續最惠國地位，並且解釋假如不延續或附加限制條件對本港的打擊。我感謝本港商人前赴美國公幹時將這項訊息帶過去，我特別要感謝香港美國總商會努力不懈的有效工作。

訪美期間，我特別強調一點，假如將解決中英現時有關本港憲制安排的磋商以任何形式附加作為延續最惠國地位的條件，對本港並無幫助。我很高興這點已獲眾議員佩洛西(PELOSI)接納，建議為最惠國地位附加條件的眾議院草案便是由她草擬的。基於我們的陳情，她已宣布會刪除草案內任何提及本港憲制辯論結果的部份。

我須補充，在美期間，差不多每一個與我會面的人都對這項憲制辯論深表關注，許多更垂詢甚詳。鑑於居港美籍人士數目眾多，而美商在本港投資及業務規模龐大，他們對影響本港日後安定繁榮的任何事項表示關注，實不難理解。美國總統本身亦充分認識到，並且有用地聲明，解決這些憲制問題是中英兩個主權國的事務。但許多人曾表達堅定而誠懇的盼望，希望見到中英兩國現時一連串會談最終取得成果，對此我深表謝意。我肯定這是所有人的共同願望。

主席(譯文): 一如事前同意，今午的提問時間將會集中討論總督訪美之行和貿易事項。

各位議員現可向總督提出問題。議員可提出一項補充問題以求闡釋，但只限一項簡短的問題。請各位議員舉手。黃震遐議員。

黃震遐議員問(譯文): 總督先生，美國對人權、武器擴散及貿易開放等問題，有非常廣泛的關注。請問你或是英國大使館會否將這種看法告知中國政府，以便中國政府主動地採取適當措施去處理那些可能附加的條件，使中國實際上可維持其最惠國地位？

總督答(譯文): 我懷疑是否有需要由英國大使館或是由我，向中國政府傳達那些想法，因為洛德先生大概已於本星期親自傳達了那些關注。我相信華盛頓的中國領事館及中國外交部以至其他中國高層官員都已對這些看法瞭如指掌。

當我在華盛頓及紐約時，我當然曾提出理由，指出倘若美國政府及國會領袖對那些事項有特別關注的話，則應該透過適當的途徑去尋求解決，而不是在中美之間製造貿易問題及障礙。依我看來，假若美國關注那些事項，事實上是有特別的途徑可供解決的，正如其他國家曾在適當場合那樣做。那是我上星期所提出的論點，也是我將會繼續提出的論點。

主席（譯文）：劉皇發議員。

劉皇發議員問：總督先生，倘若中美展開貿易戰，香港經濟會無可避免受到打擊。請問政府在現階段有否採取應變措施，以協助港人渡過這次可能出現的危機？若有，可否告知本局有關的部署；若無，可否解釋為何港府不作出應有的準備？

總督答（譯文）：若果美國不延續中國最惠國地位或附加多項條件，以致對中美之間的貿易造成實際的打擊，那麼香港的經濟無疑也會受到打擊。要附加多項條件延續最惠國地位而又不會冒上該種嚴重危險的話，似乎是不可能的。此外，我必須說明，我對能否以經濟計量模式準確地找出有關影響，也有點懷疑，但我這樣說不表示對經濟學者有不敬之意。然而，香港在過去數年以至數十年的表現，在在顯示出較其他大部份國家更能靈活適應各種轉變的經濟環境。在過往的歲月，我們曾以不同方法渡過難關。

因此，我不認為我們在目前考慮的事情尚未知道實際結果之前，能先擬訂一些可施行的實質措施，以便於發生貿易磨擦時，協助維持本港的經濟表現。不過，一旦出現那些情況，我們當然需要研究一些方法，使我們可以向工商業提供更大的援助，例如透過我們為再培訓計劃所提供的協助，但我可以說還有其他方法。然而，倘該種不幸的情況出現，我不認為我們可以在適當的時刻由舞台兩側推出一套構思完善的措施至台前，以協助本港的經濟渡過那些難關。

主席（譯文）：林貝聿嘉議員。

林貝聿嘉議員問：總督閣下，我的部份問題已由劉皇發議員提問了，剛才閣下談到有七萬個職位可能會受影響，未知是屬於哪一類的職位，以及政府如何協助渡過難關呢？

總督答（譯文）：我不想重覆太多我剛才說過的話。我不認為可以準確地說出對經濟的影響程度。經濟計量模式所能做到的，是就我們會面對的嚴峻形勢，給我們一個概括的評估。損失的職位顯然主要來自那些倚賴出口或轉口的行業，而本局亦明白我所說某些行業是甚麼，例如紡織業、鐘錶製造業、玩具業——如果這些行業受到打擊，便會損失職位。然而，我們很難知道有關行業如何及會否受影響。讓我向這位議員舉一個例子。

假如由美國附加條件至實施貿易限制之間相隔一年時間，而那些限制是根據佩洛西及米徹爾法案的條文釐訂，那麼美國財政部或財政部人員——我認為他們將需要更大量的人手——必須決定哪些中國產品是來自公營或國營部門，哪些是來自私營機構。相信本局知道這是極難區分的。中國有一些經濟發展行業仍然是國營的，例如能源及製鋼業。這是否表示需要耗用大量能源的產品或是以鋼材製成的產品，便是公營部門的產品，抑或是私營機構的產品？那麼一部用鋼材製成但也許是私營機構生產的單車，又屬於何類？至於絲又怎樣區分呢？絲究竟是公營部門還是私營機構的產品？我認為進行這些區分很可能會導致增聘公務員。然而，我深信無論他們的原意是怎樣好，也很難監督這類區分工作。因此，既然有該種程度的不明朗因素，我們很難準確知道我們的經濟會在哪方面最受影響，但我肯定會有相當大的影響。

主席（譯文）：馮智活議員。

馮智活議員問：總督先生，我的問題與剛才的答覆略有關係。由於美國政府在延續中國最優惠國待遇時可能會附加條件，但可能只針對中國的國營企業。貿易署曾統計過，若中國全面喪失最惠國待遇時，香港生產總值增長率會失掉三個百分點。政府有否估計過，如果美國只是針對中國的國營企業來撤銷最惠國待遇，香港經濟會受到甚麼的影響，而香港政府是否有針對的應變措施？

總督（譯文）：我想這是我首次有機會祝賀這位議員新婚之喜，除了衷心致賀之外，我亦希望他與本局其他已婚的議員一樣幸福快樂。（眾笑）

馮智活議員（譯文）：謝謝，總督先生。

總督答（譯文）：希望那不會給記者們大做文章。如果美國採取的措施涉及的範圍愈窄，顯然對本港經濟的影響便愈小，此外，請容我說一句，這對美國與中國雙方經濟的影響也愈小。我本來不宜就美國或者中國的經濟置喙，但這兩國的經濟顯然是會最受影響。然而，我認為誰也不能準確評估美國政府的措施分作層次的問題。要作出該種準確估計也許多少能為經濟學家提供一些就業機會，但我始終認為有關評估是不可能的。

不過，我重覆一點，假如美國對中國附加多項條件，或者因為中國未能符合美國的種種條件或根本不接納任何附加條件，而導致中國來年不獲美國延續最惠國待遇，這兩種發展的後果都會對本港經濟造成若干影響。我們不願須要面對這類問題，我想整個地區亦然。

環顧世界各地，看到歐洲的情況及北美經濟開始有稍微復甦的徵兆，我們就會清楚明白全球都需要亞洲經濟不斷增長，以促進其他地方的經濟發展，所以我不贊同任何有礙亞洲增長動力之舉，因為那不單對亞洲，甚至對其他地方也不會有好處。

主席（譯文）：可否請議員再次舉手？李鵬飛議員。

李鵬飛議員問（譯文）：總督先生，大家都知道中美兩國若發生貿易衝突，香港將會受損，而對本港的最佳保障之一，就是讓中國重返關貿總協定。請問克林頓政府曾否向你表示現在是否支持中國爭取成為關貿總協定的成員國？

總督答（譯文）：他們並沒有向我作出表示，但他們知道我們在中國及台灣申請加入關貿方面的立場，他們也知道英國的立場。我認為主要的貿易國都應該是關貿的成員，這點我想我們在華盛頓及其他地方均有大力提倡。

我想藉李議員的問題談及另外一點，因為我知道這也是他關注的問題。我們曾經表示希望關貿的烏拉圭回合會談能早日完結。世界各地同意訂立新的規則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那表示會有更多自由貿易，而我們是極之支持自由貿易的。我懷疑還有沒有任何其他地方像我們那樣貫徹自由貿易的原則。我認為對人類來說，這套原則比大部份其他可能出現的經濟發展會帶來更多希望。

有一點我在訪問美國時曾不斷重覆，在上月訪問歐洲發表講話時亦有提出，就是我看自由貿易就好像騎自行車。騎自行車的時候，你一停止踏踏板就會掉下來。自由貿易也一樣，一旦偏離了自由貿易的原則，就有極大危險，會掉進保護主義的陷阱裏。除非堅持自由貿易的原則，否則很容易會變成奉行保護主義，而保護主義會推高消費物價，減低就業機會及經濟增長，就好像是晝夜更替的定律一樣。

主席（譯文）：陳偉業議員。

陳偉業議員問：督憲閣下，有關閣下這次訪美，受到美國政界高層的盛情款待。但是閣下在美國的言行亦受到一些中國留學生的批評，認為閣下不大關注中國的人權；另外中國政府亦批評閣下這次訪問，好像將香港問題國際化，因而感到不滿。你似乎兩面都不討好。請問督憲閣下，你認為今次的行程，在為中國爭取無條件保留最優惠國地位方面，究竟有何貢獻；同時有沒有得到美國政府的承諾，如何保障香港的經濟不會因為中美關係的轉變而受到嚴重打擊？

總督答（譯文）：請容我逐一處理這些問題：人權、國際化（這已變成一種難以理解的彌天大罪）、最惠國待遇及我對華盛頓正進行的辯論可能產生的影響。

沒有任何社會比我們更關注人權、更關注人權的保障及維護法治。我不認為需要別人提醒我們有關人權的重要。然而，我想很多社會人士均與我看法一致，認為利用貿易作為武器來促進及保障人權實非良策。我相信其他一些國家也有同感。這些國家已就人權問題與中國進行對話，例如澳洲已這樣做，法國已這樣做，英國也已這樣做。我個人認為，進行對話才是適當的做法，而不是利用對雙方都不利的貿易武器。我這樣說、我這樣想，並非

意味着我在關注人權方面，不及這位議員提及的一些有關學生。我只是在爭取人權的最佳方法上持不同意見而已。

請容我補充另外一點。我想應該是傑佛遜吧，他曾提及人類發展對政治架構的影響——相信有關的看法是刻在他的紀念碑上。經濟增長、自由貿易及更開放的經濟是會改善最廣義的個人生活質素，我對此深信不疑，這也是我為何贊成促進經濟增長及自由貿易，而不同意限制這兩方面的發展。

第二點是有關國際化的問題。香港為世界第十大貿易中心，在貿易方面舉足輕重，作為這個地方的總督或行政長官如不想時常訪問其主要貿易夥伴，我認為將會叫人感到詫異。我會繼續進行訪問，並會繼續在其他國家為香港據理力爭，我現在以十足信心打賭，未來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如果是妥善履行職務的話，也一定會這樣做。這是我責任所在，我將會繼續履行這個職務。我認為那些對我這次訪問進行宣傳式的例行批評，實在與中國副總理朱鎔基提出的明智準確評論迥然不同。朱鎔基副總理謂我為了港人利益在華盛頓就最惠國待遇進行游說，確是一語破的。

第三，我想我要像這位議員般能言善辯，才能說服美國國會支持有條件延續中國最惠國待遇的大多數議員，令他們改變初衷。不過，無論我做不到甚麼也好，或不能說服誰也好，有一點我非常肯定的，就是上星期的訪問可以令我確保當美國政府及國會領袖對未來有關政策作出決定時，他們會慎重考慮不延續最惠國待遇或延續最惠國待遇時附加多項條件對香港的影響。此行結束後，我注意到一些我曾會晤的人士，其中包括眾議員佩洛西，已很公開地說明這點。我實在覺得我們已取得一些成果，就是能確保他們在討論有關問題時顧及香港的情況。然而，坦白說，正當美國國會議員為武器擴散、人權問題及開放中國市場等問題感到擔憂時，我不可能告訴這位議員，我能夠令所有眾議員及參議員確信，他們應該利用最惠國待遇以外的其他渠道去謀求這些利益。

主席（譯文）：詹培忠議員。

詹培忠議員問：總督先生，本港市民目前最關心的兩件事就是：一、中英對九四／九五選舉問題的討論結果；二、美國給與中國最優惠國地位的問題。閣下這次到美國去，亦有談及這兩個問題，但有關給與中國 MFN 一事仍未得到解決；另外，閣下卻將香港政改的訊息帶給美國，這會否對行將繼續舉行的中英談判造成障礙？雖然閣下聲言絕對不會，但是目前已造成香港人的心理擔憂。作為一位總督，你認為給與市民擔憂好，還是給與他們更大期望能順利過渡九七好？

總督答（譯文）：我不認為在美國或在這裏回答有關政制發展的歧見問題，增加市民的擔憂。我相信將市民天天茶餘飯後的話題拿出來討論，只是面對現實的行為，而不是引起擔憂。

我曾對美國官員表示，我懇切期望已經展開的中英會談可解決雙方在政制發展上的歧見，而實際上中英已進行了兩輪會談，而第三輪會談亦將於下星期展開。我亦希望中英政府能盡可能快點解決歧見，因為我相信大家均不願看到這件事情永無止境地延宕下去。雖然要解決問題並非易事，但我們都衷心向參與談判的成員祝禱。我熱切期望會談能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今天我再次表示這個期望。在芸芸問題上，我肯定這點是我和這位議員都全心全意認同的。

主席（譯文）：陸恭蕙議員。

陸恭蕙議員問（譯文）：總督先生，你這次訪問美國解釋本港的立場，顯然十分有用。但鑑於這問題始終繫於中美之間的關係，你認為中國方面可做些甚麼？

總督答（譯文）：我認為基本上應由美國官員向中國官員表達所關注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正引發(encourage) — 這個字眼可能不恰當 — 正促使(prompt)美國新政權改變對最惠國待遇的政策。但我也肯定，舉例來說，獲選港澳辦公室港事顧問的人士，會在適當時候向中國官員表達有關中美兩國未能解決這些爭議對香港所造成的影響的憂慮。我肯定港事顧問會表達他們在這些事情上的看法，以及他們希望武器擴散、人權問題能夠積極予以解決；這些在我看來都是港事顧問要傳達的重要訊息，我深信他們在履行有關責任時定會這樣做。

主席（譯文）：周梁淑怡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問：總督閣下，我們在香港聽聞有些報導，是關於閣下上星期在美國時，由於有很多傳媒對閣下的活動很感興趣，所以有許多香港記者跟隨閣下到處去。據說有香港記者受到不公平的對待，而他們也正式提出投訴。我想問總督閣下，你對這些投訴有甚麼看法，以及有何方法可避免這些事件或投訴再度發生？因為據我了解，這已不是第一次有這樣的投訴了。

總督答（譯文）：某商營電台有一位記者曾作出投訴。由於該項投訴毫無根據，當局已極力否認。當時有許多本港記者在場，目睹該宗事件，我相信他們會同意我們提出的理據。

主席（譯文）：鮑磊議員。

鮑磊議員問（譯文）：總督先生，鑑於美國和越南關係正常化，對本港解決滯港越南船民問題極有幫助，你訪問美國時曾否提出此事？

總督答(譯文):我確曾向美國政府提出此事。我知道本港市民對此事有強烈的看法,而我認為這是基於下列兩個原因:首先,本港市民相信關係正常化,例如消除銀行提供援助和貸款等方面的障礙,對越南的經濟會有幫助,並可鼓勵本港的越南船民返回越南。我懷疑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哪些受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援助的家庭,在移居外地方面會否獲得到如此寬厚的對待;在返回家園時會否獲得如此多的協助?如果越南經濟有良好表現,可能會鼓勵更多越南船民回國,雖然我必須說,據聞越南經濟正迅速改善。

其次,美國和越南之間的貿易關係正常化,將為本區加添一股經濟動力,不但對本區有利,而且對全世界都有利。

主席(譯文):劉健儀議員。

劉健儀議員問(譯文):總督先生,你在主要講話中告訴我們,你已向美國官員表示,在延續中國的最惠國地位時,附加多項限制條件,將會對香港有害。我相信你是經過深思熟慮,才使用「附加多項限制條件」的字眼,以及「附帶多項條件」或「附加多項條件限制」等同類字眼,而你在今天的主要講話及回答議員的問題時,亦多次重覆這些字眼。你選用這些字眼,是否表示美國施加一些限制或條件是可以接受?若是這樣,你是否把錯誤的訊息帶給美國官員?因為我相信你知道本局屢次要求美國無條件延續最惠國地位?

總督答(譯文):事實上,我在今天的講話中曾提及要求無條件延續最惠國地位。我指出這是英國政府及我所提出的要求;也是我向克林頓總統及其他美國官員所提出的要求。假如我說我只顧要求美國無條件延續中國最惠國地位,可能這位議員便會批評我不切實際,因為旁觀者都會認為美國今年無條件延續最惠國地位的機會不大。

因此我在提出上述要求時,往往都會一併反對對最惠國地位附加多項限制條件。不過,我想向劉議員澄清,正如我在講話時說,我已向美國爭取無條件延續最惠國地位。在訪問華盛頓的數星期前,我曾向美國商會講話,提出同樣的論點,其後我在華盛頓及紐約亦重申這論點。

主席(譯文):劉議員,要不要補充?

劉健儀議員(譯文):也許總督先生可解釋一下「附加多項限制條件」的確實意思。

總督(譯文):首先,我認為劉議員會接受,我在講話時曾表示,我已爭取,我們已爭取無條件延續最惠國地位。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對不對?

劉健儀議員(譯文): 儘管如此, 總督先生, 你多次使用「附加多項限制條件」的字眼, 令我甚為關注。

總督(譯文): 我採用這些字眼, 因為美國政府似乎會更改政策, 對最惠國地位施加條件。對延續該地位附加多項限制條件, 就是在延續時加上諸多限制, 以致對中美貿易產生嚴重影響, 間接令香港也受到影響。不過, 為了使劉議員釋疑, 我再次重申, 我無論在公眾場合及私底下, 均已爭取無條件延續最惠國地位。我的解釋到此為止。

主席(譯文): 胡紅玉議員。

胡紅玉議員問(譯文): 總督先生, 我想知道, 你這次訪問美國, 有否向任何會見過的人提出建議, 邀請他們到此一行, 並向立法局全體議員發表講話? 假如沒有的話, 你是否願意盡快發出邀請?

總督答(譯文): 我並沒有向任何接見我的領導人發出這樣的邀請。我想我會先徵詢立法局的意見和指引, 才代表本局發出邀請。如果事先未徵詢主人家是否真的想邀請賓客出席聚會和願意負責一切開支, 便發出邀請, 我認為這樣做會引起爭議。因此, 假如本局在適當時候希望聽到一些我所會見過的人發表講話, 我很樂意效勞。我深信這樣重要的聚會會在適當時候舉行。

胡紅玉議員問(譯文): 總督先生, 可否讓我多問一條補充問題? 在接見你的人當中, 有沒有人表示有興趣向立法局全體議員發表講話?

總督答(譯文): 我必須謹慎地回答這條問題, 因為我不想令大家聽起來覺得, 曾與我會談的人對本局的事務漠不關心, 或對本局出言不遜。我想我可以向大家坦言, 我會會見世界各國的多位領導人, 他們都表示有興趣訪問香港, 並希望與香港的政界領袖和本局的議員會晤。但我尚未接獲任何其他地方的領導人向我提出特別要求, 希望來港向本局全體議員發表講話。如果我接獲這樣的要求, 我必定會讓各位議員知道。

或者我可以這樣說, 我完全明白這位議員的論點, 就是本局在海外建立關係是重要的, 而我深信經過多年的成功辯論及今後舉辦的活動, 我們是可以做到這點的。

主席(譯文): 杜葉錫恩議員。

杜葉錫恩議員問(譯文): 主席先生, 我可否透過你向總督先生提問一項與劉健儀議員的問題有關的問題? 與劉議員一樣, 對總督先生不斷使用「附有限制條件的延續」或「有附帶條件的最惠國待遇」等字眼, 或他今天所使用的類似字眼, 令我十分關注。總督先生有

否在任何講話，或在與美國參議員的會談中，或在類似場合使用「無條件延續」以外的其他字眼，因為這一詞正是我們在立法局一向所採用的，也一直獲得我們的實質支持，而我假定總督先生是代表香港的？

總督答（譯文）：當然，我爭取的是——我重覆我較早前所說——無條件延續最惠國待遇。我也說過——而我肯定這位議員也同意我這一點——如果出現一些情況，對延續最惠國待遇附加條件，我是反對的——重覆，我是反對的——我十分希望香港的情況會優先獲得考慮，其次就是這並不會成為附帶條件之一。這一點看來也是那位議員所贊成的。舉例來說，我與眾議員佩洛西會談的內容，相信這位議員亦不會有太大的分歧。

杜葉錫恩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我只想澄清一點，就是總督先生在美國與人會談時，有否提及他今天下午所說的那類限制條件？

總督答（譯文）：我剛才已回答了這位議員的問題，而且也回答得非常清楚。無論是在公開或私人的場合，我所爭取的都是無條件延續最惠國待遇。我亦說過，假如美國要附加任何條件，應考慮這些條件對香港的打擊，而這些條件也不應涉及本港。例如，米徹爾／佩洛西法案是目前唯一有關條件政策的文件，其中的條件也涉及我們的政制發展。我已向眾議員佩洛西指出這樣做是絕對沒有幫助，而這項條件應從法案中刪除。如果這位議員認為我這樣做是錯的，我會感到很驚訝。

主席（譯文）：葉錫安議員。

葉錫安議員問（譯文）：總督先生，你當然知道本局昨天曾就無條件延續最惠國待遇的問題進行辯論。本局議員昨天發表了很多意見。這些意見都言之有理，值得重視，但卻不一致。有關訊息顯然會傳達我們的美國朋友和中國，這樣一來，他們便可能會獲得關於該次辯論的不同訊息。如果你就這方面採取行動，請問你會打算採取什麼行動？

總督答（譯文）：我不能排除多元化社會產生的其中一個後果，即人們經常意見分歧，就算是立法局也不例外。據我了解——但我必須小心切勿嘗試對這些偶然會令這個地方比原來更有生氣、更為融洽及和睦的爭議作出詮釋——意見最不同的，是人權問題在任何貿易討論中應佔多少比重。也許我正向各位議員解說爭拗的核心所在，若然，我謹向各位議員致歉。可是，我認為這似是爭議所在。

議員對該項問題意見分歧，並不出奇。我相信社會人士亦可能對此有不同的意見。然而，我相信社會人士及本局一致認同的是，貿易不應政治化，而且經濟與政治應該分開。也許有些議員會認為，如果中國一向顯然欲把經貿事宜與政治分開，這個論據便更容易提出。不過，我相信我們大多認為情形確是這樣，正如我們大多認為各地的人權問題得到改善亦是重要的。

主席（譯文）：林鉅津議員。

林鉅津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為使本局能評估總督先生最近訪美之行所取得的成果，總督先生可否大略告知本局，他在美國拜會的人士之中，真正屬於政治家及新聞界人士的佔比例若干？真正屬於財經界人士的又佔多少？此外，總括來說，他所引發的問題一般多與政治抑或貿易有關？

總督答（譯文）：我難以理解這位議員所作的有關區別。他是否認為美國總統要不是屬於政治家一類，便是屬於能影響美國經濟的另一類人？我則認為美國總統兩者皆是。反過來看，美國財政部長及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所負責的是經濟事務，但他們亦涉及政治利益。事實上，現任財政部長在不久前還是一位極為傑出的參議員，亦是財務委員會主席。因此，我不認為可以像這位議員那樣作出如此明確的區別。不過，我的談話內容及演辭大部份純粹涉及貿易及經濟事宜。

主席（譯文）：黃宜弘議員。

黃宜弘議員問（譯文）：謝謝，主席先生。總督先生，你可否告知本局，有關延續最惠國待遇的問題，在你心目中，是否有任何條件是完全不會損害香港的？

總督答（譯文）：就最惠國待遇的延續，我想若附加的條件是一般性或側重華麗的詞藻，就不會對經濟產生任何影響。不過，屆時可能又會有人批評，附加這些條件有何意義。當然，條件是有等級之分的。同樣，中國對條件的反應亦有等級之分。我不宜揣測中國官員對某種條件會有何反應，但明顯地會有一些影響。因此我認為對這位議員所提的問題，答案是可能會附帶某類不會有影響的條件，不過最理想的，當然是不附帶任何條件。

有一點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最惠國」這個名稱有點兒用詞不當。「最惠國」待遇的意思，是正常的貿易關係。這並非表示享有這種待遇的國家屬於某種特殊類別，但在一個保護主義色彩日益濃厚的世界，某些人可能會認為維持正常的貿易關係便屬特殊的做法。我相信這好比我在美國提出延續最惠國待遇論據時的情況，「最惠國」一詞確實令一些像我鼓吹自由貿易的人倍感困難。

主席（譯文）：劉慧卿議員。

劉慧卿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謝謝。我想問總督先生，他與克林頓總統會面時，除了談到貿易問題以外，他有否告知美國總統，在這個非常艱難的過渡時期，美國可以如何幫助香港，例如就英國極不願意施加援手的護照問題給與幫助？

總督答(譯文):我沒有和克林頓總統談到護照問題,同時我打算不談這位議員所提問題的最後附加部份,以確保這個答問會可以盡可能在和諧的氣氛下結束。克林頓總統曾詢問我關於香港的政制發展,正如記者在我們開始討論前為我們拍照時,也曾詢問他對這方面的看法,而我答覆的內容,也是立法局熟知的。同樣地,相信這位議員也知道,克林頓總統已清楚表明,雖然他希望見到香港在這方面取得美好的成果,但他明白到正在討論的事項,是屬於香港現時和將來主權國的事。

劉慧卿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我只想跟進一個簡短問題。我想問總督先生,除貿易以外,有否其他方面是美國可以幫助香港的?總督先生提及政制改革,可能他認為這是美國可以給與幫助的一個範疇;或許,美國還可以在其他方面幫助我們。我只想問,總督有否藉此機會向美國總統表達這點,並且向他說:「除了貿易以外,未知你可否這樣做來幫助香港?」

總督答(譯文):我不認為我會不同意克林頓總統對政制改革的分析,那就是,成功地解決我們與中國之間的歧見是英國與中國的事,旁人不應加以干預。不過,我曾向克林頓總統及其政府提到其他事項。其中一項是我回應一位議員時也曾提及的,就是越南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的問題。假如美國就這件事採取行動,明顯是對香港有利的。我想,總體而言,我們與美國當前和日後的關係,首推彼此的經濟和貿易關係,當然其中亦涉及人事和社會方面的關係。我離開香港前曾這樣說,我在美國時也這樣說,依我看來,香港日後的繁榮穩定和生活方式的最重要保證,是中國與美國保持一個良好和有建設性的關係。這是比這位議員提及的範圍更闊的一點,卻是我深信不疑的。

休會及下次會議

主席(譯文):我現依照會議常規的規定,宣布休會。下次會議定於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九日星期三舉行。

會議遂於下午三時二十九分結束。